

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市马兰峪镇官房村

满族人家

文<张玉丽

官房村坐落于河北遵化马兰峪镇,与遵化城区相隔27公里,北靠马兰关,西临清东陵,东侧为燕山山脉,一条马兰河由村子西侧向东南流淌。

沿着公路行驶,车还未进村,远远就看见有索罗杆矗立在古门楼前。同行的朋友告诉我,满族人家皆立索罗杆,只要看到索罗杆,就是到了满族村,可以吃到地道的满族菜。

古门楼屋顶仿照清朝的四脚亭,角脊微微翘起,与垂脊、鸱尾形成梯形屋顶。两侧墙体撑起蓝绿色的雕花横梁,正中间是写有满汉双文的“官房”牌匾。

出村迎接我们的民宿老板娘说,“官房”二字是由几百年前这里的住房性质而来的。明朝时,大将军徐达看中村子的风水,建成当时的“单位分配房”供将领及其家人居住,“官房”就此成了村子的名字。

穿过门楼,绕过影壁,古香古色的街道赫然呈现在眼前。由青砖铺设的主路两侧,冬青树在春风的召唤下绿得发亮。临街四合院倒座的灰瓦檐,



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张渚镇祝陵村

任一痕青碧染眉间

文<顾润

祝陵村是碧色的,一种烟雨江南特有的缥碧色,温润如玉,清淡如云。水波是淡碧,长亭是青碧,而远山,则是渺然寂静的翠碧。于是,我行走在这一片深深浅浅、明明灭灭的碧色中,轻轻回望,一不小心收纳了满眸空灵。

宜兴是典型的水乡,家家尽枕河。境内河流超过3000之数,水道细细密密,曲折繁复,小桥也多似星子,光是200年以上的,就多达150座。祝陵村的这座玉带桥,即便在同类中也是独一档,只因有一位震古烁今的大人物为其“代言”,那就是苏东坡。

林语堂说,没有人可以不爱苏东坡。他一生洒脱不羁,四处漂泊,犹能轻舟逐水自在随风,一蓑烟雨任平生。他曾设想过“小舟从此逝,江海寄余生”的理想生活,可见和行船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不过,传说中苏东坡在祝陵村搭船,却生出了许多波折。桥坏了,他想搭船渡河,船夫却不肯让他直接上船,而是出了一副楹联作为考题。因为船夫当时正在清理河泥,古文叫“鬲河泥”,他出的上联便是:“泥鬲鬲泥,泥鬲出泥鬲眼。”用了顶真和重复,想要工整地对上十分不易。不过,这自然难不倒才思敏捷的苏东坡。他转而望见一旁的水牛正套着磨盘拉水车,遂脱口而出道:“水车车水,水牛盘过水车头。”

传说中,苏东坡取下玉带赠予船夫,让其在祝陵村修建一座新桥,这就是如今的玉带桥。所以,我们今日在桥边流连驻足,欣赏山光水色、烟树垂柳,心旷神怡而迟迟忘归,大半是托了东坡的福。开春的时候,垂柳的柔梢低拂碧绿的波心,我坐在一只小舟上,橹声轻摇,款款飘荡在玉带桥边。

流波清澈见底,澄明如琉璃。我一低眉,就望见满天流云、袅袅杏花,



爬上了几枝含苞开放的桃花。

瓦檐之下,街角一隅,圆环的井座也是村里的老物件。窄小的古井已经废弃,村民说很久之前它就在这里。随着时代变迁,看着一代又一代村民来来去去,这座古井俨然是一位长者,讲述着独属于村落的故事。

接近晌午,老板娘将我们托付给一位穿着旗装的大伯。大伯虽然岁大了,脚步慢了,但对村落的历史更为熟知。我们一边听大伯讲故事,一边走过十二帝铜钱街,又看了“刀把子”样式的老城墙,参观了一座座满族风情的四合院,筋疲力尽时,才回到民宿用餐。

民宿是满族风情的四合院。一进门是倒座房,向前走是影壁,隔开门外与户内的天地。东西厢房之间有一块菜地,平分成六畦,第一畦能看出是去年冬天新撒的葱苗,后几畦被薄膜覆盖着,熙熙攘攘的绿色菜苗看不出是什么品种。

穿过菜地,走进正房,一张大圆桌摆满了餐前美食。苏叶饽饽、驴打滚、豌豆糕……各式各样,和我们外边常见的不尽相同。我与友人素来是美食当前,“手机先吃”,举起手机每个角度拍上两张。一旁女儿看我没有发令开吃,急得唧唧呀呀大叫。正巧上菜的老板娘路过,捏了一块点心放在女儿手中,小人们瞬间安静下来。

新上的菜就是传说中的“八大碗”:蒸酥肉、蒸碗肉、蒸时子、蒸排骨、蒸黄鱼、蒸鸡块、蒸扣肉、蒸丸子。硬菜一上,餐前点心就变得索然无味了。拿起筷子,端起碗,肘子软烂滑腻,扣肉鲜咸可口,若是再来一杯小酒,真的是羡慕旁人。

吃饱喝好,老板娘将我们送至村口,挥手告别。山水有重逢,他日重游。看着车窗外老板娘不断变小的身影,我想那个“他日”应该不远。

双燕在水边小楼顾影自照,轻软的风送来草木香气。暖阳下,万物生发,春光如梦。树头花朵绽放,风前灼灼的流华似一条锦幘铺开。当时是,我终于明白,什么叫“春水碧于天”,什么又叫“三十六陂春水,白头想见江南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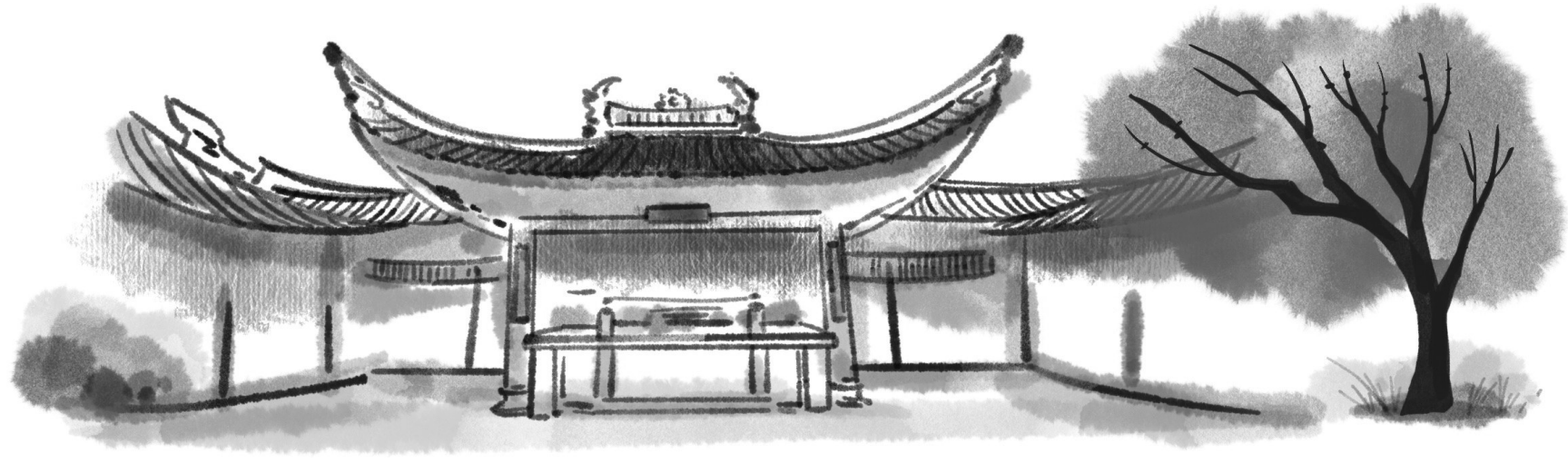
能在江南白头偕老,想来是生命中的一种厚福。祝陵村的名字起源,恰是中国民间最凄美的爱情故事“梁祝”。祝陵,就是祝英台之墓。

祝英台的墓在青龙山上。沿着祝陵河行走,经过绿荫满野,莺啼阵阵,桃花涨溪川,垂柳笼如烟,不禁想到,在千年前那个同样烟雨霏霏的南朝,在这同一片土地上,曾有一位女子孤绝地化蝶而去,留下无数悲欢离合、悔恨叹息。世间最长是红粉飘零,艳骨尘土,好在还留下了祝陵,还有悠长的时光可供凭吊闲吟,告诉我们人生苦短,当从容优游,且行且珍惜。

我来的时候恰逢观蝶节,这是祝陵村一年一度的盛事。春风骀荡,群蝶绕树木古祠飞舞,犹如一场纷纷扬扬的雪迎着旭日,美丽而震撼。村里举办了梁祝爱情文化节,青翠欲滴的柳树下,人们就地摆摊,物件琳琅满目,堆放在芳草之间,花朵、饰品、编织、绘画,不一而足。

时有吹笛者站在树下,缓缓奏响一曲。笛声悠扬如黄莺语,渺渺落在流动的春水中,似有若无,仿佛千百年前那多情善昧的女子,素衣提灯,在时光的帷幕中凝望,诗酒趁年华,烟火半生休。

那天,我在河边停留了许久,任一痕青碧染上眉头。祝陵村的碧色浅浅淡淡,轻似梦、幽如雨,好像名士东坡轻笑声中从容泛舟归去的背影,也像是祝姑娘当年含情脉脉的双眸。后来,每当我想起碧绿色,总会念起祝陵村的那个午后,于是,我微笑着轻轻拿出笛子,吹动一曲江南烟水。



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亭旁镇包家村

它的名字叫“红”

文<叶子

一进入三门亭旁镇,一面飘扬的红旗就俘获了我的视线。哦,这是红旗吗?是,也不是。这是宛如红旗的公交站台。站台上,镂空的红色大字“亭旁1928”如火焰跳跃。红色、红旗、1928,这是解读这方土地的密码吗?

抵达包家村后,答案一步步揭晓。包家村是小镇亭旁的“心脏”,一些用来描摹亭旁的文字移到包家村身上,也是妥帖的。比如“两山亭立如天马,双溪旁流若地龙”,这既是亭旁古镇的形象勾勒,也是包家村的生动写照。黄豹山、鹤山南北相对,亭旁溪、南溪东西蜿蜒,“土沃风淳,可以居焉”,包氏先人从元代开始在此繁衍生息,蔚成大家族。

追寻一个血缘村落秘密,最好从当地的宗祠开始。在传统村落中,宗祠往往是全村等级最高、最气派华丽的建筑,包氏宗祠也不例外。宗祠为清代建筑,坐北朝南,四合院式砖木结构,沿中轴线自南向北依次为门厅、戏台、正厅,两侧为厢房。一抬眼,就被门厅的藻井惊艳到了。藻井是一种高级天花,规格较高,构造复杂,多用于建筑的重要部位,被誉为“中国古建筑最美的天宇”。没想到,一个小小的乡间祠堂,门厅居然就用了藻井。门厅三开间,每间皆用斗拱承托藻井。藻井装饰彩画,明间彩绘双凤,次间彩绘鱼化龙,满满的都是对子孙成才的祈愿。戏台更是精美。梁檐枋柱上、飞檐翘角间,甚至

走进大源,空气越来越软,阳光会拐弯似的,填满古村每个角落,哪怕砖瓦枝叶的缝隙也被渗透。同行的人一拨拥到前面,一拨落在后头,似乎有意为我腾出空间,以便我与碎石垒砌的墙壁乃至小巷私会。

古典气息浓郁的时空,宛如一阙宋词。徜徉在石头铺就、充满岁月感的路面,我像一枚暂失语境的现代词汇,难以寻觅恰如其分的韵脚。

来此流连的人,不指望徒步的流畅性,也不抵达具体目标,甚至对时间和流程也不管不顾,反倒追求一种滞涩感,希望能不断驻足抛闪视线,以便把那些楼、厅、墙、巷等细细咀嚼,嚼出时光滋味。

入村有一幢修整一新的牌楼,更像两个时空的临界点。“古道香茶大裁民亦旁止,小桥流水源也清且涟漪”的楹联大气又精巧,村名被巧妙地镶嵌其中。深入古村内部,瘦瘦成遗址的绣花楼骑街而立,规模并不逊色于牌楼。绣花楼应有一两扇窄窗,让待字闺中的姑娘泄露欲说还休的风华,又令心存歹念之徒为非无路。日常生活里的她或她们,绣花是必修课。波澜不惊的时光如同针脚那般缓慢而缜密,亦如少女心思。楼外明丽的油菜花以及大地肌理的一抹抹颜色,皆是闺阁怀春的意象。

巷道的石砌路已龟裂斑驳,幽光闪烁,与两面的墙壁同一色系。路身垒叠多少人的足迹?足迹或深或浅、或大或小,无非奔着喜怒哀乐而来,踏着悲欢离合而去。

若沿石径一直走下去,会不会走出当下时间坐标,走入某个皇帝年号,走成风尘仆仆的古代小生?疲累了,就随意坐在一块门墩歇息,眼前这条街历经人、车、牲口的数百年践踏,人、车、牲口都远逝了,街巷仍在。

这条街犹如一条日夜不息的传输带,分批次、有步调地将事物、生命和日子置换,还将送走多少生活和光阴?被独轮车碾轧出的辙痕如时间

斗拱上,细细密密的,全是彩画,山水、花卉、戏曲人物等等,五彩绚烂。圆形藻井用雕花板层层盘筑,斗拱层层出踩,呈六层阶梯形,通体彩绘,炫人眼目。台前石柱上刻对联:“借今人演旧事务使风淳俗美,奖善良贬邪佞惟期子孝孙贤。”把戏曲的教化作用说得明明白白。正厅高敞轩朗,柱上楹联:“受姓自楚显自宋盛自明大自清功高德厚,发祥于湘合于肥衍于临汇于宁源远流长。”“清白传家宋室龙图后裔,文章华国明朝虎榜先登。”浓缩着村庄的渊源与历史。“京兆大夫”“郡城司马”“闽广奇功”……一块块匾额高高悬挂,昭示着包氏人才辈出。

如果说一块匾额代表着一个人,那么在包家村的历史长河里,这些人就像时不时泛起的浪花。可浪花朵朵,终比不得中流砥柱。包家村中流砥柱式的人物,是包定(1902年—1930年)。就是他,奠定了村庄的底色:红色。有了他,包家村有了独特的魅力,它的名字叫“红”。

1928年5月,在亭旁,一阵枪响,拉开了一出历史剧的大幕。剧中的主角,就是包定。

1928年初,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一系列武装起义。4月,井冈山会师,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。5月,这星星之火烧到了浙江。

1928年5月20日,包定主持召开了起义负责人会议。会议决定建立红军指挥部,确定了起义的纲领口

号,推选包定为总指挥。23日夜,亭旁180多名武装农民在丹邱寺集中,冒雨进军任家,火烧任家地主大院,打响了亭旁起义第一枪。26日拂晓,亭旁武装农民正式举起起义旗。起义部队以红布为号,干部臂缠红布,战士襟挂红布,手持步枪、土枪、大刀、长矛,占领了亭旁。追随前来的群众有千余人,汇成一条洪流,齐集城隍庙。包定上台宣布解散当地所有反动机构,庄严宣告亭旁区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成立。这是浙江省第一个苏维埃政权。在浙江大地上,第一面绣有镰刀、斧头的红旗冉冉升起,被誉为“浙江红旗第一飘”。

这出历史剧的前传,可去包定故居看看。故居位于包家村石街路,为清代木结构合院式建筑。院内天井甚奇,有石块如笋横出。亭旁人给予奇石美好的想象,认为其应天上星宿,名“七星岩”。浙东一带称天井为“道地”,这里也就被人称为“七星岩道地”。包定天资颖异,幼时即入私塾读书,后来转入亭山高等小学学习,擅长诗词,有“亭旁才子”之称。在七星岩道地成长的包定,家境殷实,才华横溢,年纪轻轻就成了小学校长,前途光明。按照常规路径走下去,他的人生就是一片坦途。但是,不,诗人心中一有家国,便自不同。

“男儿贵有掀天气,浩瀚磅礴昆仑峰。”“莫作无聊不平鸣,高擎双手支祖国。”“慷慨扬帆出里门,风萧萧兮

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视田街乡大源村

日子在古井旁香樟树下

文<江锦灵



的眼眸,直勾勾望着我,让我不敢长时间对视,须敛住目光,方能稀释各个角落乃至更远的远方。

始建于乾隆年间的两座门楼,身形仍未走样,只是脸上添些皱纹。存在感极强的门楼梁柱,只管把目光拢在身上攀爬与流连。雕镂其间的图案有人物花卉、飞禽走兽,依然栩栩如生,仿佛春风一吹,它们一不留神就能从画面中复苏,跳脱而出,立于你的跟前,继而跃出你的眼界。

古村冥冥之中替你想好了,不会让你一直窄来窄去,于是来一座小广场,像有意帮你换个视角,或提醒你调匀气息。广场其实是大户人家的庭院。入院左侧蹲着一尊当下人看来较为陌生的上马石,麻石材质,脚踏的痕迹已被岁月的痕迹覆盖。骑马的人不会再来,马已跑远,跑回时光深处。入院右侧是一块旗杆石,青石材质。旗杆换了多少根,已不可考。如果没有周边现代化的建筑,那么旗杆上猎猎的旗帜将是此处最高点,象征权柄和荣耀。这么一个特殊区域,肯定是要装些故事。据传,晚清重臣左宗棠曾驻扎于此。他经徽饶古道由赣入院,驰援被太平天国军队围困在安徽祁门的曾国藩……其实不必借助某某人物的名号架构叙事,

如此气场,也非比寻常。

与门楼岁数不相上下的宗祠,听说原有四座。其中三座未毁于战火,却在和平年代特定时期被疯狂摧毁;一座幸运地留存,似乎背负历史嘱托,虔诚而执着地向今人诉说与证明着什么。宗祠的梁柱异常粗壮,是从整棵树中剜出来的,直接脱胎于生命,令打量的人不禁唏嘘惊叹,它是怎样从山林来到村庄?

古村大源怎能离得开古井的戏份?古井,好比村子的心脏,不仅贮存清冽的水,还暗涌月亮的情影、星空的秘语和虫蛙的交响。

一座村庄往往不止一口井,但总有一口年纪最大、资历最老,领衔乡亲们庸常日子,最有故事范,最能聚拢一群人。井,除了完成涌出源头活水的本职工作,还得经营虫鸣蛙唱和星光月辉的业余爱好。对村民来说,生理上有渴求,精神上 also 汲取。劳作一天的乡亲们卸下疲惫,来此兑换闲适。他们三五成群地集结古井附近,或吧嗒吧嗒抽着旱烟,或稀里哗啦端着瓷碗喝粥喝凉粉喝绿豆汤,或摇着麦秆扇闲聊,聊白天的劳动情景,聊村东的媳妇村西的汉子。

没有主持人,无须茶水果品,更不用遵照方案议程,一切围着井聊开

荡乾坤。”“壮士无复儿女态,马蹄答答扑征尘。”“人为万物之灵,则固不能无鸣。”都是他心中的锋芒。这片锋芒最终引领他走向红色,发出载入史册之鸣。

见证这历史之鸣的,是村里的一所老宅,离包定故居不远。老宅始建于1924年,系民国皖皖赣五省联军参谋、江西省奉新县知事包子聪旧宅,也是亭旁起义指挥部旧址。老宅由台门、照壁、天井、正厅、东西厢房等组成。亭旁起义时,正厅为起义指挥部,左厢房为军事部,右厢房为少先队部,大门左右房间为交通部和财政部。从誓师起义到建立亭旁区苏维埃政权,包定等人均在此办公。

包定公园则记录着这出历史剧的后传。包定公园修缮于2018年,内有包定衣冠冢。穿过一座题写着“赤胆忠诚”的白色牌坊,一道陡直的台阶通向黄豹山顶。烈士包定雕像就在山顶昂然屹立,目光炯炯,手持书卷,一副意气风发的青年模样。是的,是青年啊,发动亭旁起义时,他才26岁。1929年3月,包定不幸在杭州被捕。在狱中,他受到严刑拷打,依然坚贞不屈。自知不免一死,他寄望于后代,在最后的家书中留下了动人的遗言:“我在外面不易回家照顾孩子,这是你们所明白的。盼教孩子们踏着父亲的足迹,以建设新中国为志,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。”1930年6月22日,包定在杭州松木场英勇就义,年仅28岁。塑像后有包定咏黄豹山的诗碑,碑后即为包定衣冠冢。

站在烈士墓前,感受赤子情怀。不远处,一列动车正呼啸而过。这不正是新时代的鸣声吗?是英雄曾经渴望的“自由、平等、光明、快乐的崭新社会”的鸣声。

来。井不言,倾听一切,记住一切,并将文化基因溶解,以绵软的方式灌溉一代代乡亲的筋脉。这是被正史忽略的鲜活野史,是当下人难得参与的生活现场。

古村主体无非老房子,墙壁的下部用石头砌成。石头排列布局很均匀、有法度,风雨洗礼,并无塌陷,色泽越发古朴而弥新。为何筑成石头墙?当地人说,当初建房材料不足,砖木运送不便,所幸石头不缺,于是就地取材。不少美,其实是时间的无心插柳。

为了更加坚固,便于观瞻,村民会定期使用青灰的土瓦翻修房屋。由西向东,悦来客栈、豆腐店、米粮店、油坊等遗址早已按捺不住昔日的繁华,需要我们这些过客启动想象加以复兴。

村东香樟园,已有千百年阅历,粗的树干八人难以合抱,最小的胸围也两米有余,寒冬可挡风,炎夏可遮阴,坚忍驻扎大地,引得翠竹衬饰,草木环伺,各种花卉或错落有致或大大咧咧地点缀。此处自成生态系统。乡亲们定期来此休憩,避暑纳凉,家长里短地闲谈。乡亲的叙事与抒情,便以此为背景,被古樟们见证并铭记。

本版插画<呱咕